



# “导师”患病讳医 民众扑朔迷离

■ 本报评论员：余凡

最近几天，数位政要、社会名人感染新冠病毒的消息传得满天飞，包括德博市长、雅加达特区副省长等，其中尤以从雅加达远到茂物治病的里齐克，更是扑朔迷离、疑云四起。

《罗盘网》29日报道，“阵线”副秘书长阿齐斯(Aziz Yanuar)表明，“导师”里齐克夫妻已于28日周六晚离开茂物市乌米医院(RS Ummi)。“的确，根据院方的信息，昨夜已经出院了。”然而，他不能确定“导师”是否已回返雅加达中心区伯丹布兰的住家。“我确实不知道他在哪里，可以肯定是在休息，已不在医院疗养。”阿齐斯说，他也不了解里齐克夫妻自25日在该院接受诊治、疗

养后，是经过什么程序离开医院的。但网络媒体普遍认为，里齐克是周六晚上被安排通过该医院后部的药物储藏室的侧门悄然离去的。

茂物市警察局的公关主任证实：“是的，里齐克昨夜离开医院，更详细的信息请直接与院方联系。”警方将与茂物市政府及防疫专案组协商后才决定下一步的行动措施。

民间组织“医疗急救委员会”(Medical Emergency Rescue Committee/MER-C)主席沙比尼(Sarbini Abdul Murad)在为里齐克开脱的书面证明写道：“里齐克刚入院，就面对茂物市长比玛(Bima Arya Sugianto)不太礼貌的态度。此外，市长还不道德地把患者的情况公开化，有意引发社会大众的担忧，以及错综复杂

的猜测。”他认为，市长应学会了解有关医生的独立性及患者的选择权。“即使在灾难或战争状况，我们的医护人员仍然必须坚守职业道德并尊重病人的权益。”他说：“是MER-C将里齐克送到乌米医院疗养。”其实，市长应信任院方及MER-C医疗小组，因为他们熟知处理病患的所有程序。况且，医生及院方在未经家人同意的情况下，不能披露任何信息，希望外界不要把事情搞得越乱。

之前，比玛市长谴责院方对里齐克在院内进行拭子核酸检测(swab)的过程竟然一无所知!“医院有系统规则，难道不知道什么人来过?我和本市军警首长进来尚被检查，而有外来医疗小组进入医院作核酸检测却不知情。”他也

质疑MER-C医疗组测试结果准确性及合法性，因为检测样本是送到MER-C在雅加达的化验室，而该化验室并未注册为Covid-19正式的试点。市长说：“若院方不配合防疫规则，掩盖真相，有可能被刑事法提控。”

乌米医院总经理安迪(Andi Tatat)于30日向媒体澄清说，里齐克离开医院是其家人的决定，院方已建议等取得核酸检测报告后再走，“院方已对患者及家人进行劝导，因为正式的检测报告还没出来，但患者家人仍坚持马上回家的选择。”希望免被政府追责。

《罗盘网》报道，首都警察厅(Polda Metro Jaya)于29日对“阵线”社团领导——里齐克发出传唤。警方公关处尤斯里警官

(Kombes Yusri Yunus)表明：“是真的，已发出传唤信。”是与14日举办的婚宴及宗教集会有关联。“因为违反了防疫卫生规则。”

三天前，尤斯里警官对媒体记者透露，警方刑侦处已经对相关案例深入调查。“不错的话，刚才早上已经启动并完美结束了。”总结资料，证明在伯丹布兰(Petamburan)事件已违反了2018年宪法第6条的“卫生隔离”(Kek- arantina-an Kesehatan)规则。

《独立网》29日报道，防疫专案组组长多尼(Doni Monardo)中将指责里齐克拒绝接受核酸检测的态度，因为他之前与确诊新冠病患有亲密接触。作为知名公众人士，里齐克应该依法向防疫专案组公开情况，为防治新冠肺炎Covid-19的传播作出良好

的表率。多尼重申：“政府将对任何违反防疫规定并危及群众生命健康的人，采取严厉的措施和行动。”

《罗盘网》12月1日报道，根据周一在雅加达市政厅对阿尼斯省长采样，经过核酸检测(tes swab Covid-19)的测试报告，省长已确诊患上新冠肺炎，需要进行为期十四天的隔离治疗，在网络媒体引爆了各界热议。加上副省长早在28日就被确诊，这肯定加深了民众对他们在哪里被感染的疑虑，以及他们已经传染了多少省行政人员的惶恐。

佐科维政府对防疫疫情、维持经济的平衡措施，经常被政敌蓄意抹黑，被激进社团恶意扭曲，使得不少民众感到困惑、扑朔迷离。祈愿事态愈明朗，人民的眼睛愈明亮。

## 我也要寻找“巴中情”

■ 香港：黄翎



我是一名“巴中二代”。母亲是59届巴中生，印尼出生长大，1959年怀揣一颗赤子之心，踏上了归国的征程。远洋轮载着母亲，在海上漂泊了半个月，终于到了广州黄埔港。解放军上船热情地迎接这些满腔热血，报效祖国的海外赤子，母亲激动极了，至今仍时时不时地重复念叨着那投入祖国母亲怀抱的难忘时刻。

我出生在北京，自从懂事，就发现母亲的经历和周围的叔叔阿姨不一样，她被称为“华侨”，她的成长经历总是和一个叫“巴中”的学校连在一起，母亲提起“巴中”，总是那么一往情深和自豪。因为羡慕，在我成长的小学、中学、大学里，我总是有意无意地找寻着母

亲念叨的“巴中”感觉，但很遗憾，没有在我的学生时代出现。

30多年前，我们移民来到香港，这对在北方长大的我来说是一个陌生的地方，对那时已经年近半百的母亲来说也是一样，孤独、彷徨包围着我们。但那时，母亲似乎比我幸运，因为香港有很多已经定居的“巴中”老校友。他们他乡重逢，普通话夹杂着印尼话，聊得亲切极了。我当时很不解，几十年前的中学同学怎么能那么亲切，我的中学同学们完全没有这种结实无比的友情啊!

岁月荏苒，又是几十年过去了，母亲和她“巴中”校友们都进入了耄耋之年，我家的电话会定期响起，当我们没能接听电话时，一位阿姨会留言：“惠英，我是巴中校友会的联络员某某某，我们会在某月某日联欢，请你准时参加!”而我母亲则会认真地记录下联欢的时间、地点，准时参加。就这样，一年又一年地风雨不改地聚会，友谊……我有时开玩笑地问我母亲，你们“巴中”是一个什么机构啊?中学同学半个世纪了，还能抱团成这样?我们怎么就做不到，太失败了!母

亲听了也不说什么，但却是满脸得意的笑容。这几年，一些叔叔、阿姨，永远地离开了，隔一段时间就看见母亲在通讯录的某个名字上长长地划了一条线，一言不发。但过了一段时间，电话又再响起：“惠英，巴中聚会……请准时到!”这就是母亲“党组织”，一辈子温暖无比的“党组织”!

作为巴中校友的第二代，我只能说是由衷地羡慕，那是一个什么样的学校?培养出的这多么互爱互助一辈子的学生?我无从推敲，但“巴中校友会”让我明白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爱、责任与获得，这种关爱一定能支撑着曾经的同学们携手互助，走完这精彩的一生!如今的我已过不惑之年，曾经的小学、中学、大学的同学们都在微信群里。

中年的忙碌让同学们常常非常“安静”，但母亲的“巴中校友会”却给了我深深的启示：同学是一生的缘分，生命可以影响生命，只要有一颗关爱的心，我们生命中难得的同学友就可以抱团温暖彼此的一生。人到中年，我也要寻找我生命中的“巴中校友会”!

■ 三宝堇：何伟兰

“生活就像一把枷锁，把我捆住无法挣脱，这迷人的生活锋利如刀，一次次将我重伤……”当怀疑自己，怀疑人生时，不妨看看世界的伟人，就能扫去阴霾，奋勇前行了。法布尔就是一个能给人力量的伟人!

执著自学。法布尔(Fabre, 1823-1915)出生在法国靠近地中海的一个叫圣雷昂的村子里。因为家境贫寒，法布尔年仅14岁时就外出工作，曾在铁路上做苦工，在市集上卖柠檬，曾露天过夜。但法布尔从未放弃对知识的追求，从未停止自学。他考进了亚威农师范学校，并获得了奖

远行之中! 23年后，新翻的土里冒出许多只雌性复背土蜂，显而易见，复背土蜂给他的每只卵都会喂上一只金匠花金龟的幼虫。他又细心观察记录了一年，我用一块小白石头记下9月2日这一天，它最终将一个萦绕在我心头25年的谜解开了。”

人生难题。法布尔的一生面临着两大难题：“偏见”与“贫穷”。教育界和科学界的权威们，骨子里看不起他的自学学历，他的研究遭到了正统力量的责难。法布尔辩驳说：“你们是把昆虫开膛破肚，而我是让它们活蹦乱跳的情况下进行研究;你们把昆虫变成一堆既可怖又可怜的东西，而我则使得人们喜欢它们;你们在酷刑室和

用故乡的普罗旺斯语，将园子命名为“荒石园”。虽然这片荒地满是石砾与野草，但法布尔的心愿终于达成。

法布尔隐遁在这个穷乡僻壤中潜心观察昆虫、潜心写作。这一年《昆虫记》的首册出版，接着以约3年1册的进度完成全部10册的写作。法布尔出版了95本畅销书，如《天空》、《大地》、《植物》等。《天空》一书卖了11万册。法布尔还是一位优秀的真菌学家和画家，他绘制采集到的七百种蘑菇，张张都是一流画作，他也留下了许多诗作并为之谱曲。

传世巨著。《昆虫记》的问世被看作动物心理学的诞生。昆虫学家法布尔用朴实、清新的笔调栩栩如生地

## 法布尔——给人力量的伟人

学金。法布尔18岁毕业后，担任小学教师，他一面工作一面自学，在随后的几年内陆续获得文学、数学、物理学和其它自然科学的学士学位与执照(近似于今天的硕士学位)。仅过1年，31岁的法布尔又一举荣获自然科学博士学位。

探求真相。法布尔说：“在对某个事物说‘是’以前，我要观察、触摸，而且不是一次，是两三次，甚至没完没了，直到没有任何怀疑为止。”

为了探寻土蜂的生活地点和食物，法布尔两次去伊萨尔森林。在8月的酷暑炎热下，他肩扛笨重锄头，蹲在地上挖掘大半天，才找到一个刚破的虫茧和一层薄表皮。虽累得腰酸背疼，口干舌燥，但他完全陶醉在这次

碎尸场里工作，而我是在蔚蓝的天空下、在鸣蝉的歌声中观察。你们用试剂测试蜂房和原生质，而我却是研究本能最高表现;你们探究的是死，而我探究的是生!”

法布尔的大众自然科学教育课程深获好评，但保守派与教会人士抨击他在公开场合向妇女讲述花的生殖功能，中止了他的课程。然而，法布尔没有向命运屈服。他依然坚持自修，坚持试验，他挤出每一分钱，购买坛、罐、箱、笼，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积累研究资料，把物质贫困化为精神富有。一心“求真”，这就是“法布尔精神”。

圆梦“荒石园”。“我有一个最大的愿望，就是想在野外建立一个试验室。”1879年，法布尔搬到塞西尼翁村，买下了一栋旧房子和一块荒地。他

记录了昆虫世界中各种小生命的食性、喜好、生存技巧、天敌、蜕变、繁殖等，既充满童心，又富有诗意和幽默感。

在他的笔下，松树金龟子是“暑天暮色中的点缀，是镶在夏至天幕上的漂亮首饰”;“即使用了圆规、尺子之类的工具，也没有一个设计家能画出一个比这更规范的网来”;被毒蜘蛛咬伤的小麻雀，也会“愉快地进食，如果我们喂食动作慢了，他甚至会像婴儿般哭闹”……多么神奇的昆虫世界啊!难怪法国著名作家雨果称赞法布尔为“昆虫世界的荷马”。

做一个为梦想而努力奔跑的人吧，记住法布尔的话：“要坚韧不拔地干，才能战胜困难”;“决不能自暴自弃”;“开步走吧，只要走，自然会产生力量。”

## 学习中国古代汉语及诗词曲赋的经历 (下)

■ 棉兰：晓杨

马老师教我默写王维的《相思》：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我幼年在农村长大，都种过很多种蔬菜包括红豆，唐代的王维怎么胡乱写?红豆明明是藤蔓植物，怎么春来发几枝?它哪来的枝干呀?藤蔓和枝干王维会分不清楚吗?实际上王维不是指红豆冰的红豆，它确实有枝干的木本植物(相思豆)血泪凝红豆，只能观赏不能食用。以此类推，红楼梦里头的《红豆词》和《红豆曲》应该也是指这种了。出水芙蓉这样的词句，家里院子就有种植芙蓉花，小时候还和同伴玩过红楼梦小说里贾宝玉与晴雯在芙蓉花丛对着月亮祭拜

的游戏，那是木芙蓉。李白《论诗》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杜范《咏芙蓉与菊花》映水开芙蓉，丽色如春葩。古诗十九首涉江采芙蓉，兰泽多芳草。李商隐《无题》飒飒东风细雨来，芙蓉塘外有轻雷。看来芙蓉是生长在池塘水边的植物了。原来诗词里指的不一定都是木芙蓉，有水芙蓉，也叫菡萏，荷花或者莲花;芙蓉除了木芙蓉水芙蓉，还有一种叫草芙蓉。宋词李清照的《如梦令》试问卷帘人，却道海棠依旧。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海棠家里花园母亲也有种植，可是宋词的本是木海棠，和母亲种植的是木海棠，是两码事。母亲喜欢种花，同时还告诉我们每一种花卉的名称，夹竹桃盛开

时期我还和对面的玩伴玩过黛玉葬花，清唱葬花诗，把夹竹桃的落花花英取代桃花，花谢花飞飞满天……还玩了天女散花游戏。二十多年前忽然在吉隆坡商务印书馆看到六本彩色关于植物和植物图鉴，《红楼梦植物图鉴》;《诗经植物图鉴》;《楚辞植物图鉴》;《唐诗植物图鉴》;《唐诗鸟类图鉴》;《宋词鸟类图鉴》我都买下来参考，才晓得古诗词里头所写的植物名称并不是我所认识到的那些植物，怪不得当年学起来格格不入。诗经里头的《木瓜》也不是我们经常吃的番木瓜，是北方另外一种蔷薇科落叶灌木。豆蔻年华也不是我们南洋的豆蔻的花。要是不去深入了解就会误倒真相。

今天孟老师说我们的生活其实距离诗经不是很遥远的，诗经里头所描写的都是生活当中的事情，古人和现代人一样生活在相同的世界里呀。在历史上，音韵、文字、训诂所代表的传统小学，既是源于读经解经的需要，也是因读经和解经而形成的方法。我们试图以此为门径，进入到诗经之中，去聆听那穿越千年的吟唱，感受那亘古未变的绵延情肠。原来读古文除了要懂得古音怎么读之外，还需要深入了解很多同源字，异体字，假借字，通假字这些环节，当你给点破了迷津就合拍合韵通畅了。

徐晓峰老师讲述宋词体裁分类为：小令(58字以内);中调(59-90字以内);长调(90字以上至240字)。一阙词按长短规

模分，有的只有一段称为单调;有的分两段，称双调;有得分三段或四段，称三叠或四叠。按音乐性分词可分为令、引、慢、三台、序子、法曲、大曲、缠令、诸宫调九种。按拍节分，常见有四种：令，也称小令，拍节较短的;引，以音调相近从而引长的;慢，引而愈长的。词牌来源划分：(1)本来是乐曲的名称。(2)摘取一阙词中的几个字作为词牌。(3)本来就是词的题目。

元曲可以分为散曲和杂剧两大类，散曲分为小令和套数两种。杂剧，金末元初的蒙古时期产生于中国北方的一个新生剧种。

汉赋可分为5类：1)渲染宫殿城市;2)描写帝王游猎;3)叙述旅行经历;4)抒发不遇之情;5)

杂谈禽兽草木。

北京很多大咖教授，孟德宏;徐晓峰;王翔;徐晋如;黄祥韵;王杰文老师都给大家讲解字词的来源和读音及应用，目的都在推广教育传承文化。我们土生土长在海外外的华裔同胞，祖籍国同胞都把文化命脉传播全球，大家脐带相连，同源同种，同祖同宗，同血同统，都是华夏儿女，炎黄子孙。中华文化博大精深，徜徉在十一文化长廊漫步咀嚼，回头一笑万媚生。这都要特别感谢李伟群主任和杨悦心助理的劳苦付出，为海外华教者准备了丰盛诗词满汉全席大餐，把北京各魁星泰斗都请来讲课。群星灿烂，耿耿星河，星月争辉，照亮了全球的华教工作者，各位老师辛苦了，咱们，何日君再来?